

（二、发此之方便）

第二，发此之方便者。譬如欲得止息渴苦，由于渴逼见非爱相。如是欲得诸取蕴苦寂灭解脱，亦由观见取蕴苦性所有过患。故若未修三有过患，于彼发起欲舍之心，则于苦灭不起欲得。

《四百论》云：“谁于此无厌，彼岂敬寂静，如贪著自家，难出此三有。”

第二是发起求解脱之心的方便。譬如想止息渴苦是由于被干渴逼迫，见到了它的不可爱相。意思是，因为感受了很大的干渴之苦就迫切的想要止息它。同样，欲求得到诸取蕴苦寂静的解脱，也一定是基于一个深层的原因，就是已经看到了取蕴苦性有那么大的过患，这个时候就开始发心要寂灭这个取蕴苦，开始想求解脱。

因为他已经看到这是一个苦器，是一个只生产苦的机器。在这里不断地发生现在的苦、未来的苦，发生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，这是无数苦患的根源。然后想到：按照这样发展下去是没完没了的，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受苦毫无意义，我一定要尽快消除它。就像在你的身上有一种不停循环的生病机制，它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病痛，连绵不断地出生无数的病苦，折磨得你死去活来。当你发现了这个机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最大的问题在自己身上。已经充分的认识了它不可爱、它极端苦恼的相，之后就会开始起这样的希求：何时能够得到寂灭

取蕴苦的解脱呢？他就开始要寻求解脱了。这样就知道，发起求解脱心的方便是必须得看到取蕴苦性的过患。

相反，假使没有通过修三有的过患而发起欲舍的心，你也不会对苦灭发起欲求的心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还认为这个三有还是有乐可得，认为“这个也不是苦，那个也蛮安乐的，做人有什么不好，生天更是好上加好”，有这样的想法怎么会想息灭这个取蕴的苦呢？就好像没有想到这辆刑车正把你拉向断头台，怎么会想到要从中逃离呢？如果没有见到它的走向，目光局限在一段一段的生死历程之中，看不到全景，感觉眼下活得很平静、活得很快乐，或者还盼望着这条缘起链的终端是皆大欢喜，抱着这些幻想就不可能有彻底的求解脱心。你不知道要彻底地寂灭这种取蕴之流，这个时候没办法趣入解脱道。所以一定要观苦，依靠观苦洞彻自己的现状以及日后的结局，直到发现自己陷落在罗刹洲、陷落在苦缘起链里，这时才会发起欲求解脱的心。

《四百论》上说，谁如果对此三有的纯苦之处没有厌患之心，他哪里会欣求寂灭苦的寂静呢？就好像一个人十分贪恋自己的家，他就不会离开这个家，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安乐窝。如果这个家纯粹是痛苦的渊藪、是无数苦患的根源，他当然能义无反顾的离开。同样的，如果见不到三有的苦患就很难出离，一旦见到了它纯苦的自性，见到它

是苦的大本营，就会一心求出离。所谓发生出离心的关键是在于对三界的性质是否认识。

希求解脱方便分二：

一、由于苦集门中思惟 二、由于十二缘起思惟

初中分二：

一、思惟苦谛生死过患 二、思惟集谛流转次第

初中分二：

一、显示四谛先说苦谛之意趣 二、正修苦谛

发起求解脱心的方便有两种，一是从苦集门中作思惟，二是从十二缘起门中作思惟。总之，是透过苦集门看到轮回的真相全是苦的自性，而且都是由我执所引起的惑业力所感发，已经洞明了整个轮回因果的性质以后，就会发现这里一无是处，除了从苦入苦之外没有别的结局，这里的一切都毫无实义，之后他会发生厌患出离。

从十二缘起门思惟，也就是能看到从无明如何起行、熏识等，一路怎么样入生死的流转链，这样可以看到它除了起一重一重的生死之苦以外，没有其它的丝毫安乐可得。由此见到整个轮回就是从苦因到苦果辗转相续的苦流之外，没有丝毫意义，而且从这里发生无数的过患，这样自然就发

起求解脱的心。所以，真正启发求解脱心的方便，是要用深刻的观慧透彻地见到轮回的真相，为此观察修必不可少。

从苦集门中思惟，又分成从果和从因上作审思两种。从果上作审思，就是要思惟苦谛生死过患，也就是知道生死所摄的一切种类的法，是如何处在苦性、苦患当中。这里又有思惟人世间的八苦，从生到死全部都是苦，没有一点安乐的自性可得，或者就三苦门思惟，也就是透过摄在苦、乐、舍三种受当中的各种生死境界去观察，也唯一是苦性。或者就整个的六道的循环圈来看，无论是上是下，总归都是苦。这样可以看到，生死的确是充满过患，如一大苦海，这是发现了苦的真谛。

在思惟了苦谛以后，要进一步审思感召这个苦的根源在哪里，也就是要思惟集谛的流转次第。就是从末一直追逐到本，首先要看到有漏业的发生机制。譬如以福业、非福业、不动业是怎么感召三恶趣、欲界人天以及上界天的果报，这个时候会明白，造成三界苦患的集最初位的机制，也就是各种有漏业相。再推究它的根源就是烦恼，所有的烦恼都是由我执而引发的，也就是以萨迦耶见为根本，怎么起十种根本烦恼、二十种随烦恼等等，这个时候就是追溯到了本源。再按从本流末的进程去看，就知道怎么从我执起惑、起烦恼，又由烦恼怎么造业，由业力感召生死的果报，这样可以看到整个集谛流转的次第。

透过果因两方面的观察，发现轮回是纯苦的自性，它一无可取，过患无边，所以今生就要从中了脱，不然生死辗转相续，后患无穷。

思惟苦谛生死过患要分两次第进行。首先要显示在四谛里宣说苦谛的意趣，明确了以后，就能随顺圣教宣说四谛的顺序有条不紊地趣入。

首先进行苦谛的观修。

今初（显示四谛先说苦谛之意趣）

“意趣”就是指佛在宣说苦谛的时候曾经说“诸比丘，这是苦圣谛，这是集圣谛”等，或者“苦应知，集应断，灭应证，道应修”。这不是佛随意说的，这是以大智慧已经照见了众生内心发展出离心的规律，然后如理地依次第而说。这个宣说的次第是顺着心发展的次第、自心发展的法尔规律，也就是随顺缘起律。也就是佛说这个苦谛，是由于他的道种智已经明确见到道的缘起律之后而宣说的，这叫他的意趣。

集谛为因，苦谛是彼之果，故集是先，果应是后。何故世尊不顺彼义之次第，而作是说“诸苾刍，此是苦圣谛，此是集圣谛”耶？

首先发起一个问端，使得我们进入探究的状态。

提问说：集谛是因，苦谛是集的果，所以应当集在前，果在后。为什么世尊没有顺着因果次第，反而说到“诸比丘，这是苦圣谛，这是集圣谛”，像这样先说果再说因呢？

大师于此违因果次第而宣说者，以有至大修持扼要，故无过失。

明见解脱之路的无上大师，这样逆着因果次第而宣说，是有极大修持上的扼要，所以根本没有过失。

佛绝对不会错乱宣说，要知道任何佛语都是清净无垢，微妙无比的。

此复云何？谓诸所化若于生死，自先未发无倒希求解脱之心，根本断绝，彼于解脱云何能导？以诸所化无明暗覆，于诸苦性生死圆满执为安乐，颠倒所诳。如《四百论》云：“此大苦海中，悉无诸边岸，愚人沉此中，云何不生畏？”先须为说“此实是苦，非有安乐”，说多苦相令起厌离，是故于初先说苦谛。

佛这样反因果次第而说苦集灭道四者，有什么重大的导心趣入的关要呢？下面还要细细地抉择才会明了。

这是因为，诸所化对生死如果自己首先不发

起无倒的希求解脱之心，那在引导解脱上面就缺少了根本，他自身尚且没有一个求解脱的心，又怎么能把他导入解脱呢？不可能按牛头吃草啊！他自身根本就没有求解脱的意愿，你硬是把他拉过来说“你一定要这样行解脱道”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只有自己已经有了主动、自觉的求解脱心，再作引导，他就愿意跟随，自然会尽自己的力量趣入。

就好比一个人他自己没有伸出手来求救援，那别人再怎么想帮助他也沒辦法，因为他根本不会配合的。起码他自己有一个求出离的意愿，所以，所谓的救护不仅要有救度的导师和救度的道，更需要的是沉溺者有求救脱的意愿。

这个所化有情被深重的无明黑暗所覆盖，他把苦性的生死圆满执著为真实的安乐，被乐颠倒所诳骗。他对这个生死苦海的观感还是美好的，他以为这里面有很多真实的安乐可得。这个时候他不会听从你的教导安心出离。让他远离世俗，他认为是在剥夺他求乐的权利，这样的心态根本没有办法修解脱道。

那么怎么能破掉他的乐执呢？首先必须说苦谛。就是要让他了解目前的状况全部都是苦的，非常危险，这里没有安乐。必须要直接指点这就是苦，说明各种苦相让他生厌烦心。然后他才肯出离。如果不说苦谛，他被无始来深重的愚暗所蒙蔽，一直觉得一定要在这个生死里面求到圆满，这里有很多的乐受我一定要抓到。他的心一直倾向于

在轮回求安乐，只是像说窍诀一样告诉他“你一定要解脱”，然后就让他放下他最爱的东西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就好比一般的年轻人都被爱情所惑，这里你让他放弃追逐爱情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必须得认识到爱情的过患才肯撒手啊，强迫他转变自己的意志是不可能的。因此首先必须给他指示苦，让他理智地看到这个真相，他才肯放手。也就是他的心态从过去的乐著变成了厌离，这个时候才有趣入解脱道之基。以出离心摄持，受别解脱戒，之后勤修戒定慧，一心息灭贪嗔痴，这是所谓的修解脱道。

即使是佛也没有勉强人的道理，如果佛能勉强人，那么这个世上这么多的乐颠倒者，应当顿时就趣向解脱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因缘没到，他们始终不肯放手。因此通过宣说苦圣谛使得他的心意回转过来，这是出世道的第一步关键。也就是有了求解脱的意愿以后，才能进一步引导他再去看看这个苦的因是怎么样，灭苦的灭如何，以及达成这个灭的道是什么。这样他才愿意顺着圣教而趣入，他才会转变成一个解脱道的行者。

所以身份的发生在于行为的变化，行为的变化在于意乐的改变，意乐的改变来自观念的转移，观念的转移来自审慎的观察，这就是心的规律。

此后自见堕于苦海，则于苦海欲求脱离，便见其苦必须灭除。此复了知未止其因苦终不灭，

便念其因复为何等？由此始能了知集谛，是故集谛于苦后说。

在已经观察到苦谛以后，见到自己正堕在苦海里面，这时就想要脱离苦海，就知道这个苦一定要灭除。因为他已经发现这个过患太大，就好比一个人去看病，医生诊断说这是一个无限期、不断蔓延的大病，必须马上医治，否则将会发生无量无数、漫长无尽、没办法形容的大苦。这个人也意识到了严重性，他明白如果不治这个病会一直源源不断地发展，今后就是漫无边际的苦难，因此就发起了我一定要治病的愿望。这个时候，他绝不可能把这个病放着不管，而且他的心里会十分着急，想要尽快灭苦。

但是再理智地思惟一番就知道，如果没止息掉苦的因，苦终究不会灭，那么造成这样无边大苦的因到底是什么？这时他开始堪能了解集谛了，也就是他已经有探寻苦因的意愿，然后再给他宣说，他就会顺着引导去理解和接受集谛，所以集谛要在苦谛后说。

譬如，他已经发现了自身的病非常严重，医生也告诉他发展的结果是如何，之后他就会想“我一定要灭掉这个病”。他有这个意愿以后就会去求医，会去了解病的根源。这个时候医生告诉他，过去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的这个情况，他就会接受，他就会观察，就有了领受集谛的机缘。之后再慢

慢的细说，他一步步观察，最终会发现集谛的整个真相。

次知生死众苦皆由有漏业生，其业复由烦恼发起，烦恼根本是为我执，便知集谛。

然后从果到因一路指示下来，他顺着佛的圣教开始了解到，原来各种各样的生死众苦都是由有漏业为因而发生的。就是说不是上帝造成的，不是无因生的，不是别的不随顺因生的，唯一是由有漏业而生的。之后再进一步指明，业是从哪里来的。业也不是从别的地方造的，关键就是内心起了各种烦恼而发起的。这个烦恼又有多少呢？再进一步指明烦恼的法相，说明有十根本烦恼等，有非见的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有见的见取、戒取、我见、邪见等。

像这样就会明白业的驱动力是烦恼，再看烦恼的根源是执著我的心，是由于执著了这个我，之后就缘着不同的境缘发生不同的态度，顺我心的就起贪，违我意的就起嗔等等。最终就发现，造成三界一切苦海的根源，就是这个萨迦耶见作为地基，它引出无数的烦恼的层峦高峰，从烦恼上出现各种业，从这里发生生死中的无穷无尽的苦果。所以万患之根就是我执，一个我执造成了一切轮回的苦。这个时候才发现，最大的元凶就是执著我的心。这就是真正的集的真谛，佛用一个字显明了整

个轮回的起因、根源。

若见我执亦能止灭，誓愿现证灭苦之灭，故于集后宣说灭谛。

如果见到我执也能够止息、消灭，那就会发誓现证灭苦的灭，所以在集后宣说灭谛。

也就是先了解了集谛是由于在这个多分、无常的蕴上没有见到真相，虚妄地以为是我，然后起了我执心，由此发生了苦因。由于它只是一种虚妄的执著，一旦见到真相当即就会息灭，而根子一旦息灭，从这里发生的枝叶花果也全部都会因此息灭。这个时候自己会断定“一定能得到灭苦的灭谛”，这会让他发起誓愿，一定要现证灭谛。

所以一定要首先宣说集谛，让他洞彻所谓苦的根源只是一念妄执，既然只是妄执，一见到真相就能顿时息灭。所以一旦明了集谛，他会大吃一惊，原来轮回所有的景象就只是靠着这一个妄念在支撑的。就像所有的梦境就只是一个妄念，醒过来的时候，妄念止息，梦就会顿时消失。这个时候他会发现轮回不是那么坚固的，也不是无计可施。就是因为看见了一切都只是一个虚假妄念的根子上出来的，会让他断定一定能消除。如果轮回实有自性，是坚固得像金刚一样的东西，又是这样不见边际的大家伙，用最大破坏力的原子弹不知道轰炸多少天也轰炸不完，这个时候会让他绝望，“虽

然我想希求解脱，但是我没办法达成”，仍然会陷入消极、悲观当中，心力提升不起来。但是他发现“这原来就是我的一个念头想出来的，只有一个妄念作为根源”，就像一般人看到蛇的时候，恐惧得失声大叫、狂奔而去，感受了极大的恐惧之苦。你要断除他的这个苦，就要带着他，打开照明灯，直接到他以为有蛇的地方让看清楚，真正看到只有花绳没有蛇之后，他的执蛇的心就会断掉。执蛇的心一断掉，以此引生的对蛇的恐惧以及逃避的妄动等等自然会消失。因此为了对解脱生起大信心和希求的愿望，必须在宣说集谛以后再说灭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若尔，开示苦谛之后即于解脱发生希求，苦谛之后应说灭谛。答云无过。尔时虽有欲解脱心，欣得寂灭众苦之灭，然犹未明众苦之因，未见其因定能遮止，故于解脱不能定执为所应得、定当证灭。

其实这个问答前面已经解释过了，这里再重复一次。

有人说：如果这样，在开示苦谛之后就已经对解脱发生了希求，所以应当在苦谛以后接着就宣说灭谛，为什么在说集谛之后说灭谛呢？

回答说：这个没有任何过失。在了解苦谛后虽然有想求解脱的心，也非常希求能得到寂灭一切

苦的灭，但是还不明白一切苦的因是什么，还不确定这个因能否断除，所以对于解脱也没有断定是我应当得的，是我一定能证到的。

没有这样的自信心和决断力，因此他心里没有感觉我一定能解脱、一定是有这样的寂灭，或者这是一定能达成的，没有这样的心的缘故，他求解脱心或者求灭谛的心就不能够充分地引发，所以必须要在中间宣说集谛。

如是若执定当证灭、定当解脱，便念何为趣解脱道，趣向道谛，是故道谛最后宣说。

像这样，如果已经执为一定能证得灭谛，一定能够解脱，这个时候才会作意，什么是趣向解脱的道呢？由此心会趣向道谛，也就是他的心自然就开始关注道谛了。他会想，什么是达成寂灭的道？它的主体和支分如何呢？我应当如何行持呢？这一切他就能开始纳入在心上。当他明确以后，会有意识地主动去行持，这个行者就开始真正踏上了解脱道，因此道谛在最后宣说。

这就看到了，佛没有按因果次第来宣说四谛，有极大的修持上的关要，这都是由道种智深明引导的规则而作的宣说。

如是亦如《相续本母》云：“如病应知断病因，当得乐住应依药，苦因彼灭如是道，应知应

断应证修。”

这也就像《宝性论》里所说：以治病来说，病苦应当了知，病因应当断除，病灭的乐住应当获得，治病的药物应当依止。同样，取蕴是苦的自性应当了知，苦因的业惑应当断除，寂灭诸苦的灭应当取证，趣向寂灭的正道应当依止。

如是四谛，大小乘中皆数宣说，是为善逝总摄生死流转、生死还灭诸扼要处，故修解脱极为切要，亦是修行大嚧陀南，故须如是次第引导学者。

像这样四谛在大小乘的教法里数数宣说，这是善逝世尊总摄了生死流转和生死还灭的诸扼要之处。所以对于修解脱来说，这是极切要的法，也是修行的大总纲，所以必须依这个次第来引导学人。

这里说的生死流转、生死还灭叫做两重缘起，而四谛就是在指示这两重缘起的真相。流转缘起以苦、集二谛来宣说，集是苦因，苦是集果，就是如何以集而感苦，这样了解以后，就会发现生死流转的真相。生死还灭用道、灭二谛来指示，了解了道、灭以后，就知道如何还灭的轨则。

有关流转、还灭两重缘起的无量法义都摄在四谛的关要里面，了解了四谛就已经抓住了它的

要点，从此之后再看这个两重缘起的事就能完全得到心要。所以对求解脱来说，这是极其切要的。因为求解脱必须知道果的性质如何，造成它的根源在哪里，是否能得到寂灭它的果，为了得到这个果应当修持什么样的能截断苦因的根本之道。像这样了解以后，那就像有了眼目一样，自然知道解脱的正途，由此趣入如理地修证，因此是极为切要的，因为一切道的开启是源于缘起的正见。这也是修行的大总纲，也就是无数的修行都摄在这样的四谛法教当中，所以应当按照这样的次第来引导学人。

接着从反方面来说，如果没有这样依次第发生真正心上的转化，那么解脱道就毕竟无法踏入。

若未真实思惟苦谛，厌舍生死，则求解脱亦惟虚言，随其所作悉成集谛。若未思集，善知惑业生死根本，犹如射箭未见鹄的，是即断截正道扼要，遂于非脱三有之道妄执为是，劳而无果。若未能知应断之苦集，则亦不明静苦之解脱，故欲求解脱，亦惟增上慢耳。

如果没有真实地思惟苦谛，发生厌舍生死之心，那么所谓的“我要求解脱”等也就只是口头上的虚言，毕竟没有真实的意乐。如果没有求解脱的心，那么肯定就是一个求生死圆满的心。以这样的意乐无论做什么都成了集谛，都是在转生死轮。

再者，如果没有思惟集谛，非常善巧地了解惑业是生死的根本，那么就像射箭没有见到靶子一样，根本不知道在哪里防护、止息，这样就断截了正道的扼要。意思是说，这样把不能解脱三有的道妄执为解脱道，这样不论怎么辛劳地修持也毫无果利。

换言之，所谓的道，前提是一定要明知集，在这个上面去止息，就是修道。不明白应该断的根本，一直在其他地方用心，那当然就像射箭没有看到靶心一样，虽然朝着四面八方都在射箭，但就是没有丝毫利益，毕竟不成抑制轮回根源、获得解脱的道路。

再者，如果没有了解应当断的苦和集，就不知道静息了苦的解脱是怎么回事，也不会知道断了苦集的解脱有什么利益、将会达到什么境界。这样所谓求解脱的心也只是增上慢而已。也就是说，他根本就没有发生真实的求解脱心，而口头上却到处夸耀“我是求解脱的人，我修的是解脱道”，这就是增上慢。

思惟心中的法道

1、发起求解脱心的方便是什么？请思维为什么。

2、论中说：“集谛为因，苦谛是彼之果，故集是先，果应是后。何故世尊不顺彼义之次第，而作是说‘诸苾刍，此是苦圣谛，此是集圣谛’耶？”又说：“若尔，开示苦谛之后即于解脱发生希求，苦谛之后应说灭谛。”

请结合教理，合理的分析和解答这两个疑问。